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嶽

謄録監生臣蔣繼焕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

本朝四

自熙寧至靖康人物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絶人與羣臣說話往往領畧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

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
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
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
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
所以當時謚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
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著介甫出來
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
亂後來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縁治安

儒用○以下荆公

論王荆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問荆公初起便挾術數為後來如此曰渠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為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荆公日録無以知其本末它直是强辨邈視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温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見荆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要荆

公曰神宗盡得判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道橫渠初見時皆許以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判公說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適說俆乎宜上殿極褒獎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橫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為亦不可又云富韓公名來只是要去

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云韓公當仁
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
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
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

日可學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
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
財用匱乏而復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

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來纔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徧置田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為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却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

耳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

神宗一日聞回易庫之細賣甚果子之類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荆公乃曰國家分置有司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為繁碎而失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 時舉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

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温公如何曰他又别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别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别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

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道夫

呂氏家傳載荆公當時與申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來故行新法時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條例司皆是望諸賢之助是時想見其意好後來盡背了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明道行狀不載條例司事此却好分明載其始末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

亦爲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

聖人為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荆公德行學則非若海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

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説所行不差者

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

識病只胡亂下那没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

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

黄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燾

劉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𡚒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僩

因語荆公陸子静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且

居甫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它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某聞明道共改之說亦是權曰是權若從所說縱未十分好亦不至如它日之甚問章子厚說溫公以母改子不是此說却好曰當時亦是溫公見得事急且把做題目問溫公當路却亦如荆公不通商量曰溫公亦只是見得前日不是已又已病急欲救世耳哲宗於宣仁有憾故子

厚輩得入其說如親政次日即台中官范淳夫䟽攀

攀君臣之閒只說到此向上去不得其如之何閒宣

仁不還政如何曰王彦霖繫年錄一段可見當對宣

仁論君子小人彦霖云太皇於宮中須說與皇帝曰

亦屢說孫兒都未理會得觀此一節想是以未可分

付故不放下宣仁性極剛烈蔡新州之事行遣極重

曰當時若不得范忠宣救了他他日諸公禍又重

曰賴有此耳又問韓師朴曾子宣建中事如何曰渠

二人却要和曾子宣日録極見渠心迹當時商量云左除却軾轍右除却京卞此意亦好後來元祐人漸多頗攻其短子宣却反悔師朴無如之何又問蔡京之來乃師朴所引欲以傾子宣曰京入朝師朴遣子迎之十里子宣却遣子迎之二十里京既入和二人皆打出可學○甙録云韓師朴是箇鶻突的人薦蔡京欲使之排曾子宣云云

汪聖錫嘗問某云了翁政日録其說是否應之曰不是曰如何不是曰若言判公學術之繆見識之差誤神

廟委任則可壯祖錄云若言判公學術不正負神廟委任之意是非謬亂為神廟聖學之害則可却云日錄是蔡卞增加又云判公自增加如此則是彼所言皆是但不合增加其辭以誣宗廟耳又以其言太祖用兵何必有名真宗矯誣上天為謗祖宗此只是把持他元不曾就道理上理會如何說得他倒方子

伯豐問四明尊堯集曰只以討闘却不於道理上理會蓋它止是於利害上見得於義理全疎如介甫心術

隠微處都不曾攻得却只是把持如曰謂太祖濫殺有罪謂真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政日録數段却好葢龜山長於攻王氏然三經義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却有當辨而不曾辨者 僩

王氏新經儘有好處葢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著處因舉書中改古注點句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文字某嘗欲看一過與摭撮其好者而未暇 賀孫

三舍士人守得荆公學甚固 銖

陳後山說人為荊公學喚作轉般倉模畫手致無贏餘但有虧欠東坡云荊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此皆說得未是若荊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己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彌望皆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為荊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 銖

荊公作字說時只在一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拆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

時又忽然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既字本來無許多義理他要箇箇如此做出來又要照顧得前後要相貫通

介甫解佛經亦不是解揭帝揭帝云揭其所以為帝者而示之不知此是胡語璘

唐垧林夫力疏荆公對神宗前叱荆公每誦其疏一段竟又問云王安石是如此也無荆公力辨之垧云在陛下前尚如此不臣垧初附荆公荆公不曾收用故

後詆之坰初欲言時就曾魯公借錢三百千以言荆公了必見逐貧用以作裹足曾以其作言事官借與之後得罪逐曾監取其錢而後放行　揚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狠愎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狠愎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

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道夫

荆公後來所以全不用許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說得沒理會如東坡以前進說許多如均户口較賦役教戰守定軍制倡勇敢之類是煞要出來整理弊壞處後來荆公做出東坡又却盡底翻轉云也無一事可做如揀汰軍兵也說怕人怨削進士恩例也說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齊沒理會始得且如役法當時只怕道

衙前之後易致破蕩當時於此合理會如何得會破蕩晁以道文集有論役法處煞好（賀孫）

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荆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荆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復言却去攻他如荆公初上底書所言皆是至後來却做得不是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亂人遂以因循為當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終也（必大）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

後來不足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只好人奉已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已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很義剛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它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資亦有拗强處曰若學術是底此様天資却更有力也曰然琮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閲之喜食羊頭鐱家人供至或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筯過食亦不覺至

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愓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文蔚

因論王氏之學而曰元澤幼即頴悟嘗有人籠獐鹿各一以遺介甫元澤時俱未識也或問之曰孰為鹿孰為獐元澤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其後解經大抵類此必大

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無人肯行且如蘓氏之學却

成箇物事若王氏之學都不成物事人却偏要去學這便是不依本分近看博古圖更不成文理更不可理會也是怪其中說一旅字云王曰衆也這是自古解作衆他却要恁地說時是說王氏較香得些子這是要取奉那王氏但恁地也取奉得來不好義剛

先生取荆公奏藁進鄴侯家傳者令人傑讀之廣錄云取荆公議府兵奏藁及鄴侯與德宗議復府兵之說令諸生誦之曰如今得箇宰相如此甚好 又讀益公跋先生曰如益公說則其事都不成做人傑云鄴

侯有智略如勸肅宗先取范陽亦好曰此策誠善彼勸肅宗未可取兩京者欲以兩京繫其四將惜乎不用也人傑云判公保甲行於畿甸其始固咈人情元祐諸公盡罷之却是壞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張元德亦有此議論寄來因言元祐諸公大略有偏處多如此人傑云如棄地與西夏亦未安曰當時如呂微仲自以為不然蓋呂西人知其利害其他諸公所見恨不得納諸其懐其意待西夏倔强時只欲卑巽請

和耳因言本朝養兵蠹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隷州郡特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

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卻別創一軍又增其費又令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人傑

○廣錄云京畿保甲之法荆公做十年方成至元祐時溫公廢了深可惜蓋此是已成之事初時人固有怨者後來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卻將來廢了可惜因言軍政後來因事而添者甚多添得新者卻不理會舊時有者祖宗只有許多禁軍散在諸州謂之禁軍者乃天子所用之軍不許他役而今添得許多御前諸軍分屯了故諸州舊有禁軍皆不理會人如潭州緣置飛虎一軍了都不管那禁軍與親兵

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植○以下溫公

義剛曰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曰是義剛

孚思所謂誠包得溫公所謂不妄語者溫公誠在孚思誠裏閎祖

曹兄問諸先生皆以為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曰道司馬公做得未善即是道司馬公之失却不是當時哲廟

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又曰不知有聖人出來天下事如何處置因舉易云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卓

溫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閒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捨命爭　端蒙

司馬溫公為諫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其為人豈非自見熙豐之事故也韓公真難得廣大

沉深可學

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絶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著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過間夫子曳杖負手逍遥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依舊是要做他底德明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温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說揚

范蜀公作温公墓誌乃是全用東坡行狀而後面所作

銘多記當時姦黨事東坡令改之蜀公因令東坡自作因皆出蜀公名其後却無事若依范所作恐不免被小人掘了義剛

涑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辨以為非溫公書蓋其中有記呂文靖公數事如敘郭俊等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溫公手寫槀本安得為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來辨為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從已則不能也僩

溫公省試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能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溫公集中自有一段如此說也說得好却說他人以生為生育之生者不然那論如此某舊時這般文字及了齋集之類盡用子細看過其有論此等去處盡拈出看少年被病翁監看他不許人看要人讀其有議論好處被他監讀然喫工夫又云了翁集後面說禪更沒討頭處病翁笑曰這老子後來說話如此想是病心風僩

正獻爲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此呂氏之學也

方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熈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

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脚來做則如此却似

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爲之此

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

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

疎畧悉爲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遂不問所論是非

却是太峻急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　德明

元祐諸公大綱正只是多疎所以後來熈豐諸人得以反倒　揚

元祐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據見定底意思蓋矯熈豐更張之失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箇天下兵須用練奬須用革事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為得又曰元祐諸賢多是閑著門說道理底後來見諸行事如趙

元鎮意思是其源流大畧可睹矣偶用

熈豐時諸人生財治獄紛起可畏一人嘗以獄事累及吕申公申公時爲樞密其人帶吏直入樞府令申公供文字之類甚無禮後元祐間例治此等人申公遂以其嘗治己之故恐人以爲私報之讎遂特輕之嘗時人以是美之先生曰只是莫過行遣至當得這般罪合與他行遣此處皆是病揚

元祐特立一司名理訴所令熈豐間有所屈抑者盡來

雪理此元祐人之過也後徽宗即位求言人盡言之後為蔡京將放有說熙豐不好者盡罪之以鍾世美第一藴季明亦以此得罪 揚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 道夫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 僴

范淳夫說論語較麄要知却有分明好處如唐鑑文章議論最好不知當時也是此道將明如何便教諸公

都僫地白直杲嘗看文字見說得好處便尋他來歷便是出於好人之門賀孫

范淳夫講義做得條暢此等正是他所長說得出能如此分曉必大

范淳夫不可曉拓李方叔教其子溫輩溫者不作又嘗薦陳元輿自代若道要純謹李方叔初不純謹若道要學術議論元輿又不是這樣人德明

韓持國趙清獻俱學佛向在衢州見清獻公家書雖佛

尋常言語奉持亦謹居家清苦之甚韓持國卧病令家人奏樂於前就床上輾轉稱快以此而觀則清獻所得多矣德明

正淳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説猶可至説道無真僞則誤甚矣曰正縁其謂道無真僞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僞則知僞者在所當克也必大

南豐與兄看來是不足觀其兄與歐公帖可見義剛

曾南豐初亦耿耿後連典數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

亦進劄子後得滄州過闕上殿劄子力為訣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以下所無後面畧畧說要戒懼等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然其文極妙

曾子固初與介甫極厚善入館後出倅會稽今集中有詩云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必是曾諫介甫來介甫不樂故其當國不曾引用後介甫罷相子固方召入又却專一進訣辭歸美神宗更新法度得箇中書舍人丁艱而歸不久遂亡不知更活幾年只做如何

合敘子宣在後一向做出跡脫初子宣有意調停不主元祐亦不主元豐遂有建中靖國年號如豐相之陳瑩中鄒志完輩皆其所引却又被諸公時攻其短子宣不堪有斥之使去國者其弟子開有書與子宣云某人者皆時名流今置閑處蓋爲是也後韓忠彦欲擠子宣遂引蔡京入來子宣知之反欲通慇懃於京忠彦方遣其子迓京則子宣之子已將父命迎之於二十里外矣先時子宣攻京甚力至是遂不復誰

何凡京有所論奏不曰京之言是則曰京之言善又不自知其跌脫載之日錄儒用

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與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

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蓋以詩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詩胡說何足道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閒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言不當如此却不知以詩治人不當又欲絶其定策姦謀

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究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為蔡報怨也温公治時必不如此揚

問黃履邢恕少居太學邢固俊拔黃亦謹厚力學後來二人却如此狼狽曰它固會讀書只是自做人不好然黃却是箇白直底人只是昏愚無見識又愛官職故為邢所誘壞邢則有意於為惡又濟之以才故罪過多個

邢恕本不定疊知隨州時溫公猶未絶之與通書只是

明道康節看得好康節詩云愼勿輕爲西晉風明道

語見上蔡録中便不得下説處開封劄子事只是後

來撰出當時無此事辨誣中有安謂二字德明

問邢恕少年見諸公時亦似好先生曰自來便尖利出

頭不確實到處裏去入作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擊

伊川只俟邢救便擊之恕言於哲宗臣於程某嘗事

之以師友今便以程某斬作千段臣亦不救當時治

恕者皆尋得明道行狀後所載說即本此治之恕過惡如此皆不問只在這一邊者有毫髮必治之 揚

邪恕令王直方父為高（忘其名）做一脫宣仁欲廢哲宗事由文字令高上之人初不知之直方臨死以文字籠分人籠中有其文字在其說謂宣仁欲立其所生神宗弟徐度侍郎云便是立神宗弟亦無不是 揚

蘇子容薦李清臣清臣一對便說繼述事蘇聞之駭然出蘇語李曰邦直將作好官 振

因論高甲人及葉祖洽曰此人本無才能但時方尊尚介甫之學祖洽多用其說且因而推尊之故作第一人（按編年上好讀孟子人未知之時廷試進士始用策葉祖洽鄉人黃履在禁從因以告之祖洽試策皆援引孟子故稱旨擢為第一）然其人品凡下又不敢望新進用事之人提拔不起當時不甚擢用元祐固是無緣用他及至紹聖間復行紹述之說依舊在閒處無聊之甚遂自詭以為熙豐舊人知熙豐事為詳又謂趙挺之亦熙豐舊人嘗薦臣今蒙擢在言路乞召間之士大

夫貪得患失固無所不至然未有若祖洽之甚者或謂此等人亦緣科第高要做官職牽引得如此曰只是自家無志若是有志底自然牽引它不得葢他氣力大如大魚相似看是甚網都迸力出去才被這些子引動便是元無氣力底人如張子韶汪聖錫王龜齡一樣底人如何牽得他 儒用

莊仲問本朝名公有說得好者於行上全不相應是如何曰有一等人能談仁義之道做事處却乖此與鬼

念大悲咒一般更無柰何他處又曰只是知得不明之故筆談言士人們做文字間即不會用則不錯者皆是也豈可便以言取人然亦不可以人廢言說得好處須還他好始得如孟子取陽虎之言但其用意別耳 友仁

學中策問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姦程氏以蘇氏為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録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

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説却恐是説他坡公在黄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説恐捐此而言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蘓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説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絶

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

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判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壊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道夫〇以下三蘇及門人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順否曰這也未見得明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稱濂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麽不同各家所爭是爭箇甚麽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麽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只看東坡所說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為便是只看這

處是非曲直自易見論來若說爭只爭箇是與非是

雖斬首穴胸亦有所不顧若不是雖日食萬錢日遷

九官亦只是不是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

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

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脚底地盤向前去雖然更有裏

面子細處要知大原頭只在這裏且要理會這箇教

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即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

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只在這裏所以大學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固當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三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毫髮更無些子夾雜又云東坡如此做人到少間便都排廢了許多端人正士却一齊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黄雖是向上也只是不律

因舉魯直飲食帖

東坡雖然疎闊却無毒子由不做聲却險少游文字然弱都不及衆人得與諸𦍑並稱是如何

子由初上書然有變法意只當是時非獨荆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　賀孫

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它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賢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閑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

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爲難得今人原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將去二藴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儱侗含糊不分别所以横說竪說善作惡作都不會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脚手所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

不得而非之　僩

二蘇呼喚得名字都不是了　振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胡問東坡兄弟若用時皆無益於天下國家否曰就他分限而言亦各有用處論其極則亦不濟得事　淳

東坡議論大率前後不同如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

論及後來又是一樣議論公謹

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黄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淳

或問張安道為人何如曰不好如攻范黨時他大節自虧了後來為温公攻擊章凡六七上神宗不聽遂除温公過翰林學士而張居職如故嘗見東坡為温公神道碑叙温公自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自御史中丞再為翰林學士心嘗疑之此一節必有所以後觀

溫公集乃知溫公以攻安道之故再自御史過翰林

而東坡凡弟懐其平日待遇之厚不問是非極力尊

之故東坡删去此一節不言其事遂令讀者有疑安

道不好又劉公湖州人忘其名亦數章攻之而不見其首三

章集中止有第四章大槩言臣攻方平之短已具於

前數奏中記得是最言其不孝之罪可惜不見蓋東

坡尊方平而天下後世之人以東坡凡弟之故遂為

東坡諱而隱其事併毀其疏以滅蹤某嘗問劉公之

孫某求之而其家亦已無本矣方平嘗托某人買妾其人為出數百千買妾方平受之而不償其直其所為皆此類也安道是箇秦不收魏不管底人他又為正人所惡那邊又為王介甫所惡蓋介甫是箇修飭廉隅孝謹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簡放恣慣了纔見禮法之士必深惡如老蘇作辨姦以譏介甫東坡惡伊川皆此類耳論來介甫初間極好他本是正人見天下之弊如此鋭意欲更新之可惜後來立脚不

正壞了若論他甚樣資質孝行這幾箇如何及得他他們平日自恣慣了只見脩飭廉隅不與已合者即深詆之有何高見卓

温公自翰林學士遷御史中丞累章論張方平所論不行自中丞復為翰林學士東坡作温公神道碑只説自中丞復為翰林學士却節去論方平事為方平諱也某初時看更曉不得後來看得温公文集方知是如此大蔚

老蘓説得眼前利害事却好學蒙

因説老蘓曰不能言而曉蹊者有之未有言曉蹊而其中不曉蹊者揚

三代節制之師老蘓權論不是謨

東坡善議論有氣節若海

東坡解經一作解尚書莫教説著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精神

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如論語説

亦然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如作歐公文集序先說得許多天來底大恁地好了到結末處却只如此盖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已鍛煉得成甚次第來木之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麄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

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義剛

東坡平時為文論利害如主意在那一邊利處只管說那利其間有害處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說欲其說之必行 淳

因論東坡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如是則仁義乃是不得已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癡忠厚此說最碍理學者所當察 可學

東坡刑賞論大意好然意闊疎說不甚透只似刑賞全

不柰人何相似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作主意

因論二蘇刑賞論極做得不是先生曰用刑聖人常有不得已之心用賞聖人常有不吝予之意此自是忠厚了若更於罪之疑者從輕於功之疑者從重這尤是忠厚此是兩截之事 卓

溫公墓碑云曰誠曰一人多議之然亦未有害誠者以其表裏言之一者以其始終言之 人傑

坡公作溫公神道碑叙事甚畧然其平生大致不踰於是矣這見得眼目高處道夫曰某作富公碑甚詳曰溫公是他已為行狀若富公則異於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公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為一題目以發明己意耳其首論富公使金事豈苟然哉道夫曰向見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饑民自以為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而使金之功蓋不道也坡公之文非

公意矣曰須要知富公不喜而放公樂道而鋪張之
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夷狄盛强其
為此舉實為下策而放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首以
為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知其下但當時
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為之爾非其志也使其道得
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則內治既强夷
狄自服有不待於此矣今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放
公因紹聖元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

其議論爾　道夫

東坡南安學記說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有箇學校而已其間說舜遠不可及得如鄭子産爲鄉校足矣如何便決定了千萬世無人可以爲舜只得爲子産又說古人於射時因觀者羣聚遂行選士之法此似今之聚場相撲相戲一般可謂無稽之論自海外歸來大率立論皆如此　淳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虚者如代而卒

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

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

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

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

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

夫只是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

得來高遠却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

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肇

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蘄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吏書言食邑其中食其邑是這樣食字今浙間陂塘之民謂之食利民戶亦此意也又云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二字當作一字疑筆誤也　僩

須見得道理都透了而後能静東坡云定之生慧不如

慧之生定較速此說得也好 淳

或言東坡雖說佛家語亦說得好先生曰他甚次第見識甚次第才智它見得那一道明早亦曾下工夫是以說得那一邊透今世說佛也不曾做得他工夫說道也不曾做得此邊工夫只是虛飄飄地沙魔過世 謙

草堂劉先生曾見元城云舊嘗與子瞻同在貢院早起洗面了遶諸房去胡說亂說被他撓得不成模樣人皆不得看卷子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副在顭上

相會坐時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不知當時許多精神那裏去二公皆歸自嶺海東坡曾知貢舉○揚

東坡記賀水部事或云無此事蓋喬同紿東坡以求詩爾僩

東坡薦秦少游後為人所論他書不載只丁未錄上有甞謂東坡見識如此若作相也弄得成蔡京了李方叔如許東坡也薦他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

及與李昭玘書有云黄秦輩挾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淳夫當時持兩端兩邉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如今說是說非都是閒說若使將身已頓放在黨黄間未必不出其下須是自家强了他方說得他如孟子闢楊墨相似這道理只是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身已是本其他都是閒物事縁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底已盡擔負許多道理纔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

之理莫不在這裏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違這理若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拄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閒人飯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閑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麽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與衆人皆具此理衆人自不

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更無此子瀲翳

又曰如今學者且要收放心又曰萬理皆具於吾心

須就自家身已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萬事所以大

學說在明明德在新民　賀孫

先生因論蘓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

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

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燾

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蓋聖人行事皆是胸中天理自然發出來不可已者不可勉强有為為之後世之論皆以聖人之事有所為而然周禮纖悉委曲去處却以聖人有邀譽於天下之意大段

鄙俚此皆緣本領見處低了所以發出議論如此如陳君舉周禮說有畏天命即人心之語皆非是聖人意因說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木之間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木之

予由古史論前後大縣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著是他老來精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淳

近見蘓子由語録大抵與古史相出入它也説要一以貫之但是他説得别他只是守那一説萬事都在一淳録有然而又不把一去貫説一又别是一箇物事外字

模様義剛

因説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辨如此

則是怕人來困我故甲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令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晩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

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著成甚義理（雉）

子由深有物作頴濵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楊畏來之邵等事皆不載了（當時有楊三變兩來之號）門下侍郎甚近宰相范忠宣薦子容輩在其下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又自其下用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數番如此皆不做

楊曰𪟝不足與矣遂攻之來亦攻之二人前攻人皆受其風旨也後來居潁昌全不敢見一客一鄉人自蜀特來謁之不見候數日不見一日見在亭子上直突入子由無避處了見之云公何故如此云某特來見云可少候待某好出來相見歸不出矣揚

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瞻却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諦居全不見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見子由遂先尋得京舊常賀生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處嬉看

及請其人相見諸孫曳之滿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罪廢莫帶累他元長去京自此甚畏之楊

龍川志序所載多得之劉貢父

害蘇子美者是一李定害東坡者又別是一李定蘇東坡時守湖州來攝東坡驚甚時陳伯脩為倅多調護事伯脩名師錫建陽人常作𥟍院同了翁言蔡京後貶死東坡下御史獄考掠之甚蘇子容時尹開封劾陳世儒事有人言文潞公之徒嘗請託之類亦置獄子容與東坡連獄聞其有考掠之聲有詩云云世

儒執中子也世儒所生張氏酷甚（似是呂中公外甥）世儒妻一日謳群婢云本官若丁憂汝輩要嫁底爲好嫁要錢底與之錢羣婢以此遂藥殺之後置獄夫婦皆赴法其婦慧甚臨赴法時遂掣窓紙一片即揗成一番字使人送與其夫（云云）

○（揚）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然以其父名其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

貫以下不須覆叔黨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可學

東坡諡文忠時無太師曾誤寫作太師人與言之曰何妨遂因而贈之令行遣年月前後可攷揚

論東坡之學曰當時遊其門者雖苦心極力學得他文詞言語瀬得甚事如見識議論自是遠不及今東坡

經解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但

他只從尾梢處學所以只能如此

富鄭公初甚欲見山谷及一見便不喜語人曰將謂黄

某如何元來只是分武寧一茶容富厚重故不喜黄

振

黄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

艶詞小詩先已定以悅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山谷使事多錯本㫖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

畦本欲言皇恐之意却不知與夏畦相去闕甚事

黄魯直以元祐黨貶得放還因為荆南甚寺作塔記人

以此謀孽他故再貶所以蘓子由們皆閉門絶賔客

有人自蜀來累日不得見詢其鄰人云他十數日必

一出門外小亭上坐其人遂日候其出才得一揖子

由讓其坐且云待某入著衣服即入去一向不出

黄魯直書浯溪碑是他最好底議論兩沙隨却說他不

是葢云肅宗收復兩京再造王室其功甚大不可短

他這事不如此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沙隨之論大槩要考細碎制度不要人說義理與致堂說皆相反如云韓趙魏為諸侯不為不是蓋為周室微弱不可不立他待自家强盛方可去治他又云晉之所以為三卿分者是其初不合併得地太大所以致得恁地若如此則周室為諸侯所陵亦謂之武王不合有此天下可乎漢匡衡當恭顯用事

不敢有言至恭顯死後方論他遂為王尊所劾沙隨以為人主之意不可回宰相不可以諫他反遭禍害又唐劉蕡云天子不可漏言他却誦言于庭使宦官之勢愈張沙隨却云劉蕡以布衣應直言極諫科合如此說縱殺身猶可以得名豈有宰相與天子一體而不諫諍人主布衣却可出來說致堂說二疏是見元帝不足傅相故持知止之義以求退看來是如此若蕭望之則不容於不死是不若二疏之先見沙隨

乃云不然且引鄭忽之事為證又不著題皆不成議論

先生看東都事畧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適間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綿襖傅欽之聞其貧甚懐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黄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文蔚問魯直

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文蔚

陳無己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壻陳在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己止有其一其内子為於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己詰所從來内以實告無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凍病而死譏克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箧無副裘又云此豈易衣食者蓋指此事必大○揚録云任伯作墓誌所裁不明此豈可不白於後世也

陳後山與趙挺之邢和叔為友壻皆郭氏壻也後山推

尊蘊黄不服王氏故與和叔不協後山在館中差與南郊行禮親戚謂其妻曰登郊臺率以夜半時寒不可禁須多辦綿衣而後山家止有一裘其妻遂於邢家借得一裘以衣後山云我只有一裘已着此何處得來妻以實告後山不肯服亟令送還竟以中寒感疾而卒或曰非從邢借乃從趙借也故或人祭文有云囊無副衣即謂此也趙挺之初亦是熙豐黨中人附蔡元長以得進後來見得蔡氏做得事勢不好了

却去攻他趙有三子曰闕誠曰思誠曰明誠明誠李易安之夫也文筆最高金石錄煞做得好廣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飯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倔強凡事且從宜人傑

張文潛軟郎當他所作詩前四五句好後數句胡亂塡滿只是平仄韻耳想見作州郡時闒冗平昔議論宗蘇子由一切放倒無所為故秦檜喜之若其他豈肯無所為陳無己亦是以策言不用兵孝文和戎好檜

亦喜之揚

徐德占為御史中丞不敢見人朝路見南豐叙致甚恭南豐待之甚踞云公是徐禧久聞公名云云○揚

董敦逸在紹聖間為御史嘗命録問孟后事文字都上次日忽入文字云臣昨日録問時覺得宫中人口中有無舌者臣恐有枉當時以御史録問為重未上文室時能論列未必如是後來朝廷以其反覆罪之後曾子宣薦士皆一時名士董亦在其中名下注云臣

履常疑其人履前時細行亦謹與邢恕同學未必不是為邢所誘也揚

汪表民進言史臣不能發明神宗德業其史不好諸小人遂執此以生事揚

小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昔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涵養許多小人漸漸被他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為其所陷要之要出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彼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

若分明與說是非不依自家話時自家只得去了如何含含胡胡我也做些他也做些都不與問那箇是是那箇是非久之未有不為其所勝若與說得是非通透了他也自要做好人他若既知得是非又自要做人這須旋旋安頓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副他兼是才做一事自家便把許多精神智巧對副他自家心術已自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與明辨是非舜去四凶

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 賀孫

曾子宣初亦未嘗有甚惡元祐人之意被陳瑩中書之後遂乘勢作起徽宗攻治之亦以其與熙豐本合也子開嘗有書諫其兄莫如此并莫用蔡京之類子宣亦有荅書謂吾弟亦嘗不容於元祐今何故議論如此子開雖然所見亦鶻突 揚

曾子宣作相薦蔡京子開不樂之甚力諫其兄即乞出

本不喜蔡京蔡京來去迹中遇之避又不得不見又不得遂謁見之京公服秉笏𨂂云今此得還門下皆相公之力翰林之助子開聞其言愈不樂一切失措京秉笏𨂂之子開亦忘了笏只入手答之子開因蔡確事被劉器之所逐後見其兄引薦繆遂多主元祐之人子宣書與之曰平日吾弟議論平正無所偏黨吾弟亦嘗不容於元祐今何故如此子宣後見蔡京事深自恨而敬服了翁揚○武錄云京致恭子開畧答之忽出笏稟事因及子宣政事

子開正色曰賢道家凡敚得是邪

曾子宣手記被曾捒出好底印行某於劉共父家借得全書看其間邪惡之論甚多或問若據布所記則元符間何為與章厚同在政府而能兩立曰便是恐不可全信然每奏事布必留身對必及厚厚獨對必及布晳宗欲兩聞其過失亦多詢及之至

了翁以書逵曾子宣子宣怒蹺足而讀陳曰此國家大事相公且平心無失待士之禮曾下足陳因此出揚

了翁平生於取舍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人凡作文多好言此理嘗作一文祭李家人云熊掌我取天實予之所以平生所立如此

陳了翁在貶竄中與蔡京輩爭辯不已亦是他有智數蓋不如此則必為京輩所殺矣人傑○或錄云了翁固是好人亦有小小智數云云

陳了翁氣剛才大惜其不及用也若海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

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

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諭其尊堯

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已苟已無憾而今而

後可以忘言矣僩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卿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

有可觀道夫

先生問潮州前此有遷客否德明答以不知先生因言

子由謫循州元城經行海州當時有言劉器之好命

用事者擬竄某州云且與他試命後放還居南都尚康強宣和末年方沒只隔一年便有金人之禍使其不死必占用是時天下事被人作壞已如魚爛了如何整頓一場狼狽不小今日且是無人望元城在南都似箇銀山鐵壁地又當往來之衝過者必見歷歷為說平生出處無少回護羣小雖睥睨不敢動著他

德明○僩錄云此老若在教他做時不知能救得如何

鄒道卿奏議不見於世德父嘗刊行家集龜山以公所

彈擊之人猶在要路故今集中無奏議後來汪聖錫在三山刋龜山集求奏議於其家安止移書令勿刋可惜不知龜山猶以出處一事為疑故奏議不可不行於世安止判院聞之刋於延平○德明

問劉元承撻鄒志完舟人事見目氏客語使當考曰道卿赴貶到某州元承為守舟人畏若戴鄒正言不敢取一錢元承撻之因云元承當蔡京用事時煞做好官德明○揚錄云舟子不用錢頗載劉朋之追舟子史一慎不得去哉

先生傷時世之不可為因歎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
讒人構禍無罪就死後人徒為悲痛柰何劉莘老死
亦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
藥或云取首級皆無可考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
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初文潞公之
子及甫以劉莘老當言路潞公欲除中書令諸公議
恐事多易雜若致激駁反傷老成道只除平章軍國
重事乃是為安潞公計耳渠家不悉反終以為怨及

甫以書與邢恕有粉昆司馬昭等語邢恕收藏此柬待黨事發即以此嫁禍於劉梁本來粉昆之語乃指韓忠彦盖忠彦之弟嘉彦爲駙馬都尉人呼爲粉侯昆即兄也後事發文及甫下獄供稱司馬昭是説劉摯粉是説王巖叟以其面自如粉昆者兄也兄況也是説梁況之故王巖叟雖已死而二人皆以此重行貶竄以死賀孫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

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為寫遺囑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觀劉之死先吏部作實録云梁燾劉摯同時死嶺表人皆究之因論范淳夫及此○揚○廣録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時詳細要之深可疑惟劉器之死得明白亦幾不免只是他處得好

某老為張無盡所知一日語及元祐人才閒相公以為

如何張曰皆好如溫公大賢也杲曰如此則相公在言路時論他則甚張笑曰公便理會不得只是後生死急要官做後如此廣

龜山作周憲之墓銘再三稱其劾童貫之疏但尚書當時亦少索性若海

章子厚與溫公爭役法雖子厚悖慢無禮諸公爭排之然據子厚說底却是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諸公意欲救之所以排

他出去又他是箇不好底人所以人皆樂其去耳儒用

○以下章蔡

朝廷以議役法去章惇故惇後得以為言揚

問章蔡之姦何如曰京之姦惡又過於惇方惇之再入相也京謁之於道袖出一軸以獻惇如學校法安養院之類凡可以要結士譽買覓人情者具在惇辭曰元長可留他時自為之後京為相率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至詣學自嘗饅頭其中沒見識士人以手加

額曰太師留意學校如此京之當國費侈無度趙挺之繼京為相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後張天覺亦復無所措手足京四次入相後至盲廢始終只用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判公又以鹽鈔茶引成櫃進入上益喜謂近侍曰此太師送到朕添支也由是内庭賜予不用金錢雖累巨萬皆不費力鈔法之行有朝為富商暮為乞丐者矣儒用

蔡京誣王珪當時有不欲立哲宗之意珪無大惡然依

遽鶻突章惇則以不欲立徽宗之故故入姦黨皆為為臣不忠揚

蔡京奏其家生芝上携鄆王等幸其第賜宴云朕三父子勸卿一盃酒是時太子却不在蓋已有廢立之意矣義剛

蔡京不見殺淵聖以嘗保佑東宮之故道君嘗喜嘉王王黼輩嘗摇東宮道君作事亦有大思慮者欲再立后前數人有寵者當次立道君一日盡召語之曰汝

輩當立然皆有子立之恐東宫不安遂立鄭后鄭無子

京當時不主廢立故欽宗獨治童貫等而京罪甚輕義剛

問蔡京何故得全首領卒於潭州曰當時執政大臣皆他門下容如吳元忠輩亦其薦引不無牽制處金人初一番退時是甚時節臺諫却别不曾理會得事三五箇月只反倒得京遂數百里慢慢移去結末方移儋州及到潭州遂死問李伯紀後來當國時京想已

死否不然則必如張邦昌想已正典刑矣曰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籠出來底人才伯紀亦所不免如李泰發是甚次第硬底人亦為京所羅致他可知矣今衡州所刊劉諫議文集中有一帖與泰發蓋微諷之按遺史京之愛妾二曰慕容夫人曰小李夫人又童貫之子童五十者認以為妹生子脩後尚主小李出其下怏怏求出遂嫁宣賛舍人曹濟後為湖南兵馬都監京死潭州李氏殯之於一僧寺○儒用

蔡京靖康方貶死於潭州八十餘歲自病死初不曾有行遣後張國安守潭治疊此等為埋之然有人見其

無頭後來朝廷取看也 揚

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王師入燕以功進少師領樞密院事封英國公燕國公後欲相之既而悔之但進太保上將謀內禪親書傳立東宮字以授李邦彥邦彥却立不敢承白時中輩皆在列上躊躇四顧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敏即約李綱共為之議遂定淵聖既貶之又欲誅之乃命陳述持詔即所在斬之述且行上又取詔書從旁批三字曰條亦然於是

凡弟及誅揚

蔡條又有鐵圍山語錄條與攸雖不同然其用志又自

乖攸只是褒狎條欲竊國柄○必大

許右丞在宣政間見奉上極於侈靡亦如龜山意歸咎

於王氏鳧鷖之說因别解此詩以進云涇水最濁濁

者所以厚民當時花石綱正盛許乃要將此等文字

去攔截不知攔得住否必大

范致虛初間本因同縣道士徐知常者建陽人薦之於徽

宗遂擢為右正言徐本一肩凡人不知因甚得幸致徽宗喜其會說話遂親幸之虛未到即首疏云陛下若欲紹述熙豐之政非用蔡京為政不可京一到這許多事一變更過捺不下雖為曾子宣論列一番然如何遏得蔡京之勢呼嘯羣小之黨以致亂天下范一到便為驚世駭俗之論取他人之不敢言者無所忌憚而言之燾

范某蜀公族人入宜州見魯直又見張懷素甚愛之一夜與之觀星曰熒惑如貫索東南必有獄范以告得

官湯東野貲之入京亦得官_{可學}

宣政間鄆州有數子弟好議論士大夫長短常聚州前邸店中每士人大夫過但以背舒縮便是長短他時入目為猪背以其狀似猪以背掘土此數子弟因戲以其號自標為甚猪背大夫猪背郎之屬少間為人告以私置官屬有謀反之意興大獄鍛煉舊見一策子載令記不得近看長編有一段徽宗一日問執政東州逆黨何不為處分了都無事之首尾若是大反

逆事合有首尾今看來只是此事想李燾也不曾見此事只大畧聞得此一項語言

宣政末年論元祐學術事如徐秉哲滌覼輩說得更好後來全是此等人作過故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德明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云世間有一種却是妖言如蘗夢得字文虛中二人所為極是亂

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脩身為先其言之辯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呪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若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為君子之為𦍒亦必知所趨向治世之才亦那得箇箇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夾持在裏面不敢為非耳

又問邢和叔章子厚之才使其遇治世能為好人否曰好人多須不至如此狼狽然邢亦難識雖以富韓馬呂邵程亦看他不破曰康節亦識得他曰亦只是就他皮膚上畧點化耳又曰他家自有一本言行録記他平日做作好處頃於滄峽見其家有子弟在彼作税官以一本見遺看來當初亦有得他力處蓋元豐末邢恕嘗說蔡持正變熙豐法召馬呂故言行録多記此等事嘗見徐端立侍郎說邢和叔之於元祐

猶陳勝吳廣之於漢以其首事而先起也儒用

因言宇文虛中嘗從童貫開燕山隨童貫亦多年未嘗有一言諫童貫之失後來薇宗與其弟粹中說聞卿云虛中也極善料事朕方欲令在政府而執政不可不得已出之虛中後為奉使金人留之尊為國師凡事必咨問甚敬信之凡金人制禮作樂創法建置皆虛中教之後來取其家眷秦檜盡發與之以其子某為河南安撫或者謂虛中雖在北朝乃為朝廷嘗探

伺金動靜來報這下多結豪傑欲為内應因其子為師又烏珠是時往蒙國國中空虛虛中遂欲叛刻日欲發烏珠聞之遂亟走歸殺虛中而盡滅其族或者以為秦檜知虛中消息密令人報北朝云虛中欲叛故金人得先其未發誅之卓

李宗嗣郭藥師其人甚狡獪靖康之難正原於此如李宗嗣此人只是會說却不似郭郭底有謀郭箇甚平義剛

因論靖康執政曰徐處仁曽忤蔡京來舊做方面亦有聲後却如此錯繆孫傅略得却又好六甲神兵時節不好人材往往如此又曰張孝純守太原被圍甚急朝廷遣其子灝揔師往救却徘徊不進坐視其父之危急而不卹以至城陷時節不好時首先是無了那三綱（按封氏編年載此甚詳）或曰京師再被圍時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叔夜為人亦好曰他當時亦不合領兵入城只當駐在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

城後便有許多掣肘處所以迄無成功至於危從北狩儒用

徐處仁字擇之南京人靖康間執政舊嘗作帥時早間理會公事飯後與屬官相見皆要穿執如法各人稟職事了相與久坐説話議論又各隨其人間難教戒所以鞭策者甚至故有人為其屬者無不有所知曉事呂居仁亦嘗事之凡作事無不有規模雖小事亦然無茍作者只如支官吏酒當其支日以酒缸盛廳

前自任各當之或差出外處或辭去或初來官按歷令各人以瓶來取如數給之從小至大一樣無分毫私徧先生又云小處好作州郡極佳不甚知大體當作疏上道君論太后不居禁中事如罵然道君曰徐許多間目教朕如何答他李伯紀乞得去後於今太上處納了揚

張孝純靖康間守太原金人圍其城凡抵當半年守得極好金人攻之不能下本自好了後來却去降敵人

做他官職是時淵聖以其圍急遣孝純之子張灝為河北招討使之屬令自招義兵往援之以言君命則甚急而不可違以言北河之地則國家所持以為根本以言其父則正在危難有垂亡之厄當晨夕倍道以救之灝受命了自走了世界不好都生得這般人出來可歎子蒙

問圍城時李伯紀如何曰當時不使他更使誰士氣至此消索無餘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顧死且

得倚仗之問姚平仲刼寨事是誰發曰人皆歸罪伯紀此乃是平仲之謀姚种皆西方將家師道已立功平仲恥之故欲以竒功取勝及刼不勝欽廟親批令伯紀策應或云當時若再刼可勝但無人敢主張問种師中河東之死或者亦歸罪伯紀曰不然嘗親見一將官説師之敗乃是為流矢所中非戰敗渠親見之甚可怪如种師道方為樞密朝廷倚重遽死亦是氣數伯紀初管御營欽廟受以空名告身自觀察使

以下使之自補師退只用一二小使臣告御批云大臣作福作威漸不可長及遣救河東伯紀度事勢不可辭不行御批云身為大臣遷延避事是時許崧老為右丞與伯紀善書杜鄘二字與之伯紀悟遂行當危急時反為姦臣所使豈能做事問种師道果可倚仗否曰師道為人口訥語言不能出上問和親曰臣執干戈以衛社稷不知其它遂去不能反覆力執大抵是時在上者無定說朝變夕改縱有好人亦做不

得事可學

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益公書亦疑其間考訂未甚精密因寄得數條來某看他書靖康間事最踈畧如姚平仲刼寨則以為出於李綱之謀种師中赴敵而死則以為迫於許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刼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舉綱實不知按綱除知密院辭免劄子云方脩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衆使遥敵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而遁候其渡河半濟而擊勝可萬全而平仲引衆出城幾敗乃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

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徼臣實無所與時執政如耿南仲輩方極力沮綱幸其有以藉口遂合為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故按中興遺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師中軍真定進兵解太原圍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間來突師中欲取銀賞軍而輜重未到故士心離散又嘗約如古張灝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身被数創裹創力戰又一時死之朝廷議失律兵將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而斬於馬行市脫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戰固為有罪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樞府一紙書不量可否遂忽然赴敵以死此二事蓋出於孫覿所紀故

多失實問靚何如人曰靚初間亦說好話夷考其行不為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議後竄嶺表尤𧫚諸公見李伯紀輩望風惡之洪景盧在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臣靚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靚具所見聞進呈秉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審多采其說遂作正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信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

不疑極是害事昔王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旁使吾黨蒙訕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然佞臣不可執筆則是不易之論儒用

姚平仲刼寨事李伯紀不知當時廟堂問老种如何處置种云合再刼諸公不從种再云拜告种老將不會說葢金人不知吾再刼也當時欲俟立春出戰者待种師中來也德明

姚平仲出城刼寨不勝或問計於种師道曰再刼時不

能從使再刼未必不勝也曾有人問尹和靖靖康中孰可以為將曰种師道又問孰可以為相良久曰也只教他做 閎祖

因論姚平仲刼寨种師道令更刼曰金人以其不再來了再刼却是因説金怕人刼寨他那大勢定相殺時却不怕此中人輕佻刼寨時却會相殺却易困那人三四月只喫火燒之類此人半日不食便軟了後魏帝常言吳兒長於斫營吾但三四十里下寨云云斫

營便是刼寨是他最怕此也汪丈師福時某亦在逆亮來時一日送劉寶去用兵汪丈問云今太尉去時如何曰與金人戰時第一陣决勝第二陣未可知第三陣殺他不去矣蓋此中只有些精鋭在前彼敵不得他頑不動第三四陣已困於彼矣汪丈云劉大將如此說了却如何　揚

种師道字彝叔贈太傅世衡之孫也少從横渠學練古今事宜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曰女真不知

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許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事為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姚平仲為都統制諸道兵悉隷之師道時被病特命毋拜許乘肩輿入朝家人掖升殿金使王汭素頡頏方入對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為卿故也又請緩與金幣禁遊騎使不得遠接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公薨于第年七十六閱月京師復受

圍城臨上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金之去也師道勸上乘其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故上嗟嘆之建炎加贈少保　揚

昔人嘗問尹和靖世難如此孰可以當之者尹曰种師道可曰將則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師道做也好一日名師道來全不能言遂不用許翰時為諫議為徽宗言當今之世豈可令閑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見种問之如何往見之种亦不言

許曰上令某問公公無以某為書生某以為今日之兵（云云要從其去而擊之意）种方應謂彼（云云今不可擊俟其過河擊之）許為。上備言其意方用之种閼西人其性寡默與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對淵聖曰朕已與和矣种於此全不能有所論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陛下其他非臣所與聞　揚

靖康之禍縱元城了翁諸人在亦了不得伯謨曰心腹潰了　道夫

問靖康之禍若得前輩者一二人莫可主張否曰也難主張胡文定謂龜山云當時若早用其言也須救得一半説得極公道道夫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縁汪黄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饑寒所迫以茍旦夕之

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是如此 儒用○卓錄云因言靖康紹興間事曰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高宗初興天下多少人才自是高宗不能盡舉而用之未說士大夫只盜賊中有幾箇人才朝廷既不能用皆散而爲盜賊可惜宗澤在東京煞招收得諸路豪傑盜賊力請高宗還都亦以圖恢復被汪黃讒譖一面放散了皆去而爲盜賊當初高宗能聽宗澤李伯紀輩猶有少進步處所以古人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怪他不得你既不能用他又無糧食與他喫教他何如得其勢只得散爲羣賊以苟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多少人才可惜可惜

因論人物云浙人極弱却生得一宗汝霖至剛果某云

明州近印忠簡遺事讀之使人感憤流涕如請駕還
都之事皆倫戴當時只是為汪黄所沮曰宗公奏劄
云陛下於近處偶得二人為相當時駕既南下中原
羣盜四起宗公使人招之聞其名皆來隸麾下欲請
駕還都自將往河北討伐金敵廟堂却行下問所招
人是何等色以沮其策遂至發病而死舊常見知宗
子肅云高宗在南京時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尚
起兵於汝州有數萬人其謀主曰陳烈叔尚自稱大

王已而下詔名之令以兵屬大將某人身赴行在叔

尚願以兵屬宗澤陳烈曰朝廷不令屬宗澤而自欲

屬之不可叔尚曰然則何以為策烈曰某有一策提

兵過河北乃蕭王之舉是時詔下補烈通直郎叔尚

既就名烈不受官而去終身不知所之子壽云向見

叔尚時有一人常著道服隨之疑即是陳烈可學

問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名者時為福州撫幹因史直翁薦被

名知廟堂不肯休須著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

得甚事因舉孟子言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又舉了翁云在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者是為仁由己遂言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舜徒為其門下侍郎當時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湫回僞赦迎太后垂簾皆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雪處便住更無它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

薦得張柬之數人它已先死如狄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令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德明

劉聘君言在太學時傳寫伊洛文字者皆就帳中寫以當時法禁重也揚

靖康間士人陳規守德安府城金人羣盜皆攻不破朗野

僉載有規踐

甚好○僩

陳規(唐弼父也)守順昌先教市人做泥團如今涼棚樣閣之於上金人來一齊放下滿街泥團馬陷皆不能動矣

揚

和州有官本忠義錄刻靖康以來忠義死節之人(從實錄編)

出○(子蒙)

張以道曰京西漕魏安行計口括牛每四人共田百畝只得一牛由是大擾時潁州倅李椿之攝郡與議不合遂和歸去來詞休官歸作見一亭而魏竟追官勒

偁李字彭年岳州人義剛

乾隆御覽之寶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